

映象心理学

心理反映的能动性问题

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

Waiguo wenyi lilun yanjiu ziliao congshu

〔苏〕С.Д.斯米尔诺夫 著

周新 张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映 象 心 理 学

——心理反映的能动性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

〔苏〕С.Д.斯米尔诺夫 著

周新 张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

映 象 心 理 学

——心理反映的能动性问题

〔苏〕С.Д.斯米尔诺夫著

周新 张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旋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9.75插页2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241 000 册数：1-2 000

ISBN 7-300-00700-7

I·46

定价：4.30元

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陆梅林 程代熙

副主编：盛 同

编委：刘 宁 吴元迈 杜章智 陈玉刚
陈 桑 陆梅林 范大灿 易克信
张 黎 郑 涌 姜其煌 洪善楠
涂武生 高叔眉 盛 同 韩树站
绿 原 程代熙

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

编辑说明

一、为了有目的、有计划地了解世界文艺现象，了解国外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研究状况，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状况，特编辑这套丛书，供文艺界及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广大读者参考。

二、本丛书史论并重，以现当代为主，旁及古代和近代。选材则以具有较高学术价值、重大社会影响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为主，兼顾不同学派、流派，出版单行本或多卷本，或为资料集纳，或为学术专著，或为当代理论信息荟萃，视具体情况，采公开或内部两种渠道发行。

三、本丛书包括下列几个方面的内容：（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二）西方资产阶级各家流派文艺理论；（三）美学理论；（四）文艺学；（五）其他。

目 录

引言.....	(1)
第一节 现代心理映象理论的奇谈	(1)
第二节 哲学-方法论方针和写作计划	(6)
第一章 反映、能动性、活动	(15)
第一节 反映作为唯物辩证法范畴。“反映”和“相互作用” 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	(15)
第二节 “能动性”概念的 内 涵	(28)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活动范畴	(36)
第四节 认识作为最高反映形式。认识活动的 能动性	(47)
第二章 心理映象能动性观念的发展	(60)
第一节 心理反映能动性问题的历史概貌	(62)
第二节 不同心理学派对认识能动性的解释	(75)
第三节 苏联心理学对心理反映能动性问题的研究	(120)
第三章 映象与活动	(143)
第一节 认识过程机能结构的刺激范式和对这一范式的评 论	(149)
第二节 世界映象作为一切认识过程的出发点和结果	(158)
第三节 感知周期和智力周期的反应成分和 能动成分的相 互关系	(167)
第四节 能动性原则在“世界映象”概念中的现实化	(182)
第四章 对主体能动性在认识映象的构成和机能作用中 的某些方面的实验研究	(187)
第一节 主体能动性在感知随机图形时的特点	(187)
第二节 映象构成过程和映象能动地用于调节言语回答过	

程的计时分析·····	(205)
第三节 认识活动的感知周期和智力周期的时间关系 以及对 主体在思维活动中的能动性作定量评价的可能性·····	(212)
第四节 主体建立认识假说的能动性对感知 刺激 材料的 影 响·····	(225)
结束语·····	(230)
附录：世界映象····· A. H. 列昂节夫···	(236)
参考文献·····	(250)
译名对照表·····	(294)
译后记·····	(306)

引 言

第一节 现代心理映象理论的奇谈

映象作为一种心理学概念已有2500余年历史了。20世纪初，在反心灵主义的“暴动”中，有人企图将它排挤出心理学范畴系统，结果，用P.霍尔特〔419〕^①的恰当说法，却以“映象从流放归来”而告终，甚至以这一概念在象行为主义〔265〕这样极端的潮流中的复兴而告终。作为最基本的和多种多样的心理表现之一，映象依然是科学中棘手的难题。就建立彻底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映象理论而言，虽然我们拥有可靠的哲学-方法论方针，可是整个说来，关于映象性质问题的解决，“目前仍处于近乎情理的假说阶段”〔400，第Ⅲ页〕。现举若干问题为例，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令学者们呕心沥血，然而至今不能认为已获得完满解决。

使映象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同时又起着它的基质作用的一切物质过程，被局限在我们身体的范围之内，而其工作成果——心理映象——却被“归划”外部世界。Л.让内说：“感知一把安乐椅，这意味着看到一件可坐的东西”，而冯·魏茨泽克更有权威地说，“感知一座房子，这意味着看到的不是那个收入眼底的映象，相反，意味着认出一个可以步入其内的客体”〔314，第27页〕。这种知觉的特性被称为它的对象性或体现性。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这一特性同运动和整个对象活动参与映象的建立过程联系起来。И.М.谢切诺夫在这方面迈出了至为重要的一

^① 此处是参考文献的编号，参考文献表在本书最后。——编者

步。然而，说明我们的感觉和知觉自古以来就同外部世界相关的完善理论，至今仍未问世。

心理反映的另一惊人特点，是我们的现实映象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连续性（非间断性），尽管感觉材料是不充分的、不完整的。例如，我们看不见视觉上感知的空间中相当于盲点的地段上的陷坑；我们将目光由空间的一点转到另一点时，并没有发觉映象的消失，虽然在眼睛迅速转动时，由于视网膜上图象模糊不清，并由于所谓的“眼球抑制”，而看不见任何东西。我们觉得，我们能同时清楚地感知视觉空间的较大部分，然而，实际上只在相当于小于两度的中央视野的空间段（这大约相当于手托3戈比硬币可以遮盖的空间段）中才可能随时有高度清晰的图象。我们的知觉能补充感觉材料之不足，所以我们有时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实际不在眼前的东西。

令人惊异的是，知觉条件在广阔范围内起变化，势必在外部世界对我们感觉器官作用的性质上引起剧烈变化而固定不变的映象却完好无损。我们看到白纸在半明半暗中仍然是白色的，尽管它所反射的光比我们知觉为黑色的煤在阳光直射下所反射的光弱1000倍。距离远一倍的物体，我们并不觉得它小了一半。在客体与观者的相对运动中，刺激流发生经常的、往往相当剧烈的变化，但客体在我们看来依然不变。Г.赫尔姆霍茨早就注意到，置于比视觉注视点较近或较远的一切物体，在两眼的视网膜上形成两个投影，可是我们通常看到的物体并不是双重的〔99，第66—67页〕。

以上两段所引的例子说明，一方面在刺激与由它所引起的感性印象之间，另一方面在感性印象与知觉映象之间存在多值的联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Д.В.吉布森所搜集的一些事实证明，知觉映象并不一定要求有确定的形态色彩的感性印象〔471〕。自身的映象-图式就是一个例证。请闭上眼睛，试一试用食指触动

自己的鼻尖，观察一下，是什么感觉指挥手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感性印象——我们只不过“知道”手指和鼻子的相对位置罢了。在另一些场合下，知觉映象的感性基架在我们意识中可能不相同，然而映象本身则可能是相同的。例如，盲人感觉他们脸皮上有障碍，而实际上这种感觉是依据听觉的回声-效应而来的〔471，第2页〕。

仍然存在这样的观念，认为知觉映象几乎象用砖砌成房子那样是由个别感觉构成的。以上这些事实以及其它事实都说明这种观念毫无根据。须知，这种“房子”每次都可能倒塌，只要我们对被感知的客体施以某种动作，或知觉条件起了变化，此时感性印象成分便大大改变。然而，映象却仍然是固定不变的。

在客体没有处于知觉场时产生的表象映象是最高级的感性映象。试想象一下非常熟悉的人，我们每次捕捉的只是他的完整面貌中的某一部分或个别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某种有代表性的细节能代替整个映象。П.П.布隆斯基称映象表象的这一特性为“提喻性”〔51,2,第205页〕。感性映象和概念之间存在着更明显的质的界限。正是在这方面列宁指出：“不仅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是辩证的，而且从感觉到思想的转化……也是辩证的”〔3, 29, 第256页〕（中译文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译者注）。问题的难点在于，“根据感性不可能了解向思维的转化，了解它的特点”〔194，第55页〕。所以，指出感性在从知觉映象（一些单个表象）到一般表象、而后到概念的运动中逐渐丧失代表性，要勾画从映象到概念的转化的企图是相当天真的（参见〔344，第71页〕）。同时，不能否认感性映象和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①。概念若不是来自感性，又从何处而来呢？

^① A.B.扎波罗热茨指出，“依照我们心理学上所采用的观点，从广义上说，映象应该理解为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一般的表象，又是抽象的概念”〔148，第377页〕。

当然，研究者们为回答这一问题费了很多心血，但在单一的概念系统框架里去解释各种心理映象的起源和机能作用的种种尝试，引出一系列的奇谈和矛盾。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若干例子。

从任何一本教科书上可以读到，知觉过程始于刺激物对我们感觉器官的作用。可是有大量刺激物同时作用于我们。拿什么确定，哪些刺激物将被感知，并形成对象——刺激源——的映象，而哪些刺激物则不？显而易见，这取决于客体——刺激源——的作用，以及客体对于我们活动的目的和条件的关系。然而，在我们评价这种作用之前，需要感知客体。结果就是一个循环。与所指的奇谈相联系的还有另一奇谈。如果暂且不谈格式塔心理学家们的见解和Э.及Иж.吉布森对知觉过程的特殊观点〔105;106〕，那末绝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指出，一种客体先前对我们感觉器官的作用的痕迹对以后感知这一客体具有决定作用。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记忆痕迹开始决定知觉组织之前，观察者感知什么？刺激物在场，但它或者没有组织好，或者不象顷刻之后，当记忆痕迹起作用时那样组织起来”〔337,2,第50页〕。而И.罗克接着问：“如何可从所有保存于神经系统中的其它痕迹之中预先选择相关的痕迹”……“说痕迹决定知觉，这等于说，痕迹在知觉产生之前就被选定了”〔337,2,第51页〕。П.科列尔斯也指出这一问题：“正如我们的直觉所提示的，在我们未认出我们所瞧的东西之前，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换句话说，认同先于识别”〔188,第78页〕。依У.李普曼之见，“我们往往不是先看到什么，然后确定它，而是先确定，后看到……我们想象许多东西，是在我们取得同它们相互作用的经验之前。这些‘前概念’……深深支配着知觉过程”〔490,第19页〕。

以上列举的以及其它许多奇谈和问题只不过反映心理学的认识过程理论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苏联著名心理学家А.Н.列昂

节夫对知觉理论的现状作了如下评价：“最有权威的作者们都承认，至今尚不存在任何令人信服的一般知觉理论，能囊括积累的知识，拟定出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的概念系统。知觉心理学中实际上仍存在尚未克服的以新术语掩饰起来的生理学的唯心主义、平行论和副现象论、主观感觉论、庸俗机械论。

“……结果是露骨的折衷主义在企图广泛涉及问题的综合性著作中占了上风。虽然积累了大量具体知识，可是知觉理论的状况仍很可怜，这说明，目前很有必要重新检查研究的原则方向……这就要求对知觉心理学问题的提出本身作一根本改变，摒弃一系列由于惰性而得以保持的虚假公设”〔225，第3—4页〕。

对具体心理学的知觉理论现状这样评价可能过于尖刻，况且A.H.列昂节夫本人以及苏联其他心理学家对于知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已经作出了很大贡献。可能，这种评价所加重的批判态度，正是与这样的必要性有关，即为研究认识过程制定新观点准备基础，而列昂节夫在其近期的言论和文章中已经指明这种新观点，并在心理的本性和本质活动的阐释范围内把这观点同“世界映象”概念的制定联系起来〔224；225；227〕。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列昂节夫有一批深受其个性、思维方式和思想影响的弟子，本书作者就属于其中的一位。所以，这里所阐述的思想多半是以他的书、文章、言论、甚至私人笔记作为依据的^①。当然，这并不是说，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会赞同本书所阐述的一切，但不能不指出，他的思想对本研究课题的表述及其解决的观点的选择起着决定性影响。作者的主观任务在于，试图发展列昂节夫从运动角度提出的某些论点，以克服当代心理学映象理论的不景气状况和探索他的具体心理学研究的新

① 乘此机会，谨向马加里塔·彼得罗芙娜、阿列克塞·阿列克塞维奇和德米特里·阿列克塞维奇·列昂节夫深表谢意，他们让我得以阅读A.H.列昂节夫文稿中某些资料。

方法。不应由作者来评判，这种主观意愿究竟有多少得以兑现于客观效果之中。不过只要在解决这些难题方面稍微前进一步，那对于当代心理学各领域的发展便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哲学-方法论方针和写作计划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3年）重新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对于各门社会科学的永不过时的价值〔4，第34—35页〕。心理学也属于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由于本书要对认识过程心理学的传统对象进行再检查，这种再检查的哲学-方法论的论证便具有特别意义，因为，诚如E.A.布季洛娃所正确指出的那样〔64，第5页〕，心理学的对象及任务的确定取决于心理本性问题 的解决，而这问题又总是同关于精神和物质、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的哲学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方法论的分析路线还将以展开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分析诸如反映、活动、能动性、决定作用等概念的过程中为心理学积累了大量有启发性价值的材料。尽管这种分析的结果不能直接移植于心理学，需要“由形成中的心理学理论对哲学内容加以折射或改造”〔21，第55页〕，但是哲学研究对于心理学所具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遗憾的是，当代心理学削弱了对边缘问题的哲学分析范围的一切新东西的关注。应赞扬哲学家的是，他们日益广泛地利用心理学的材料，首先在完全遵循列宁的指示〔3，29，第314页〕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列昂节夫也是从阐述哲学原理出发去论证有关认识过程的新观点：“所有苏联的著作者都是以承认物质为第一性，精神、意识、心理为第二性，感觉和知觉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是大脑的机能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出发点的。但这里谈的是另一方面问题：关于这些原理以其全部内容体现于心理学研究工作

的实践中；关于它们在知觉研究，形象地说，在躯体中的具体化和创造性发展”〔225，第4页〕。还有：“列宁也表述了关于彻底唯物主义地分析问题所应走的根本道路这一极重要的思想。这是由外部客观世界到感觉、知觉、映象的道路”〔225，第4页〕。

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理解“世界”本身；分析要从什么样的“客观世界”出发。马克思之前的和现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只从客体形式或直观形式去看待事物、现实。马克思主义则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形式去理解事物〔1，3，第1页〕。不言而喻，自人类出现以来，自然界没有停止本身的具有客体形式的存在。但一旦我们开始从与人的对立方面去观察它，也就是去观察作为有人存在的“世界”，它便转化为活动的形式。尚未直接引入人类活动轨道的那一部分自然界，在人类出现之后也获得了新的质——在人的感性、人的思维中规定自己（通过参加活动）。

C.Л.鲁宾斯坦在《存在和意识》及《人和世界》这些著作中多次强调这一思想〔342；343〕。“随着现存物的新水平的产生，在所有处于较低水平上便有新的特性表现出来”〔343，第330页〕。“在有人的世界里，存在的特征就是要向人‘显现’，成为感觉中的材料”〔343，第283页〕。列昂节夫称这种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各种东西的新特性是一种在我们的主观性中规定自己的特性〔225，第4页〕。

我们现在有必要在引言中较详细地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不以它作依据，就不可能提出本书的任务。除此之外，一种极其流行的、决定着现代心理映象研究观点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的偏见就来源于此。

至今在日常意识中（有时也在学者们的意识中）占支配地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观点是，由于某客体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映象，被认为只是主体所有的属性，映象对它（或多或

少完善地)摹写的原物是完全局外的、冷漠的。映象世界被想象为象影子世界一样,影子无论如何不能影响投出这些影子的对象的。这在映象-表象或概念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实际上映象对于产生它的客体来说并不是完全局外的东西;这是客体的现象之一,客体的本质表现之一,但它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和表现,能在对象不是同其它无生命客体而是同十分特殊的客体——人,并且不单是同人,而且还同背后站着全人类的那样的人的相互作用中显示其存在。

不言自明,映象的主观性质使它成为它所显示的客体本质的极特殊的表现。这里不妨提一下列宁的论点,即“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是存在的,可是这个差别也有自己的界限”

[3, 29, 第90页] (中译文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97页。——译者注),还有列宁用“注意”这记号标出的黑格尔的话:“把主观性和客观性当做一个固定的和抽象的对立,这是错误的。二者完全是辩证的……”[3, 29, 第116页] (中译文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6页)。

为了使映象不仅在认识论方面,并且在本体论方面既属于主体又属于客体的说法不至于象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回想一下以下的情况就够了:客体本质惟有在同其它各种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才可能有各种表现,而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它同其它事物相互作用中的全部表现。我们回头来论证这些论点,现在可以作这样的结论,随着全新的“东西”——人——的出现,一切客体获得了新的特性,它们的本质是不可能在同其它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显示出这些新特性的,因为是通过人的有目的指向性地改造自然界客体的自觉活动形式,才出现了原则上新的相互作用类型。人类活动不断建设着自然界本身的实体,在客体中唤起那些没有人便永远显示不出来的本质特性。

回到从何种世界去研究人所引起的主观现象这一问题时,必

须明确地说：要从人化了的、被人所改造的和部分地由人的活动创造的世界，而不是从可想象它在人类存在之前或之外的那个世界去进行研究。这样的世界是由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设定的一种纯粹客观性的东西，这种唯物主义企图在每个知觉或行动的个别动作中解决主体化的问题。结果仿佛产生两种现实——“客体形式”和“活动形式”的现实。显然，在时间顺序方面，具有“客体形式”的现实是第一性的。然而，在个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个体的心理反映方面，具有“活动形式”的现实则是分析的出发点。这个问题在某些现代著作中正是如此解决的：“为了克服马克思之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残余，必须从具有‘客体形式’和‘活动形式’的两种现实中赋予后者以本体论的和逻辑的基础性地位，即对客体和主体的第一性地位。活动就是客体和主体作为其两极出现的整体。将活动分解为相互作用着的成分——这往往是一种假定的动作”〔251，第16页〕。显然，可用类似方法来解释C.П.鲁宾斯坦的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把人对物质世界的改造作用同物质对人的作用进行对比，并把对世界的改造作用变成主要力量”〔343，第277页〕。

为了证明起见，我们将援引一段很长的引文，它鲜明地描绘了被人类改造了的客观世界，而这世界就是我们分析任何主观现象的出发点。“这里可以揭示出来的意义和‘涵义’，使存在获得这一意义后便成为与人有相互关系的‘世界’，而人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是它的发展产物。因为有了人，世界才成为客观存在的整个坐标系统的出发点。由于人的能动性，由于改变存在的可能性，人的存在才成为这样的出发点，人的生存才不同于任何其它东西的生存。人类出现以后的世界，是有意识、有理性的世界，而且被人类的行动所改变。存在的不单单是一个对主体——意识到它的人（人及其意识）——漠不相关的世界：纯客观性再加上认识主体。有意识或有理性的、被人的行动改变或可以

改变的世界本身，是一种客观事实。世界本身已经不是它的客观存在的抽象，它将人、人的意识、人的存在作为有意识有理性的客体体现包括到自身中去。这样一来，意识和活动便成为世界本身的新的存在方式，而不是同世界格格不入的我的意识的主观性”〔343，第330—331页〕。A.И.赫尔岑也指出过这一点：

“思维作的不是异己的补充，而是继续必要的发展，没有这种发展，世界是不完全的”〔103，第37页〕。

В.П.津琴科和М.К.马马尔达什维利在合写的极为有趣而又包含一系列有争议的论点的文章《论心理学的客观方法》中也发表过近似的思想：“意识、心理的意向过程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对现实的关系而是作为现实中的关系被引入分析的”〔159，第页〕。又说：“主观性本身进入给予科学的客观实在性之中，它是实在性的规定因素，而不是作为实际事件的狂热幻影高悬在实在性之上……谈到主观性进入实在性时，我们指的是，它所进入的实在性对意识世界来说是客观的、有因果组织的，而这个意识世界也是用‘内部语言’提供给我们的。只有从一开始在超越于“内部语言”的部分中把它（正如生物学中的生命现象）提出来，然后才能分出客观的过程（不依赖观察和内省进行的过程），分出加以客观描写的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诸多方面。后来很晚才把意识与自然现象以及描述它们的术语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在一种逻辑上同质的研究框架内永远达不到有人在思考、观察、记忆、想象、认识、情感体验、论证什么的领域……”〔159，第16—17页〕。

Ф.Е.瓦西柳克令人信服地表明，只要“认为主体和客体古已有之，而且在它们之间的任何一种实际联系之前和之外就已确定下来”，而“空无所有的……空间只是把它们彼此分离开来”，那就不可能在“孤立的个体本体论”框架内去理解人的需要和动机”〔72，第83页〕。但在这样的本体论框架内也不可能了解人的认识领域。必须承认主体是一种有效的、能动的因素，它不是